

我的業餘學術探索

張之傑
(本會會員)

這些年習慣自稱「業餘科學史研究者」。朋友說：「你已退休，還業餘什麼？」其實「業餘」一詞是相對專業說的。早年我曾經側身學術界，但「專業」期間在學術上交了白卷，其後的一點成績——如果算得上成績的話，都是業餘自行探索的。

我的業餘學術探索始自 1990 年代。大致說來，1996 年以前以民間宗教和民間文學為主，兼及西藏文學和辭書學；1996 年以後重心放在科學史。趁著記憶力尚未嚴重衰退，就將自己的探索歷程寫下來備忘吧。

西藏文學

我大學讀師大生物系 (1962-1966)，畢業後到居家附近的五峰中學 (現稱五峰國中) 實習一年。校長譚任叔女士讓我掛名設備組長，鐘點較一般老師少，為了打發時間，決定翻譯一本書。起先翻譯大三時讀的細胞學，但愈譯愈無趣。譯什麼？我想起大三暑期借閱過的 *Roof of the World—Tibet, Key to Asia* (世界屋脊——西藏，亞洲之鑰)，就再次向朋友借來，每天翻譯一頁，利用實習的一年，將該譯的部份譯完。

翻譯一本書有三個條件：看得懂原文、了解它的內容、能用中文妥適表達。當時我欠缺的是藏學知識，為此特地請先父向蒙藏委員會借來 40 幾本和西藏有關的書，詳讀之後才勉強能夠著手翻譯。

翻譯工作完成，隨即入營服役，退伍後成為國防醫學院生物形態系 (生形系) 的研究生 (1968-1970)。畢業後留校當了一年助教、三年講師，就在升任講師那年 (1971) 秋，在報上看到三信出版社的徵稿啓事，寄去譯稿，蒙主編陳冠學先生青睞，年底就出版了，這是我的第一本書。

因為翻譯《世界屋脊》，使我對西藏事物特別注意。1988 年秋，我辭去科學教育館的工作，到居家附近的錦繡出版公司工作，報到之前先到北京、山東旅遊 3 週，買回若干藏學書籍。1991 年 3 月，在《中央日報》寫了篇 3000 多字的雜文，介紹史詩《格薩爾王傳》，呼籲台灣學術界「何不暫時離開一下紅學、敦煌學或什麼學，將目光移向世界屋脊的偉大史詩！」這篇雜文被澳門藏學家上官劍璧女士 (原四川民族學院副教授) 看到了，她和我聯絡，介紹我出席在拉薩召開的「第二屆格薩爾王傳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於 1991 年 8 月間，踏上思慕已久的聖城拉薩。

那次研討會，台灣只有兩人出席，大會要我講幾句話，我說：「我是來學習的，如果第三屆仍邀請我，一定提交論文。」拉薩之行，結識了許多藏學家，收集了大批漢譯西藏文學書籍。當我把帶回來的書讀完，不禁興起編選「西藏文學精選」的念頭，於是致函住在拉薩的藏學家蕭蒂岩先生，問他大陸有沒有人編選過類似的書，回信竟然是「沒

有」！接著蒙蕭先生、楊恩洪女士、何群英女士等大陸友人協助，收集到所有具代表性的西藏文學漢譯作品。一面閱讀，一面做札記，1992 年 2 月初，利用 8 天年假，寫了一萬多字導讀，編成《西藏文學精選》，蒙鄭振煌先生慧眼，同年 10 月由慧炬出版社出版。

1993 年 7 月，「第三屆格薩爾王傳國際學術研討會」在內蒙錫林浩特召開，我帶去《西藏文學精選》，並提交論文〈取雪山水晶國的科幻性想像〉。（《取雪山水晶國》是格薩爾王傳較常說唱的一部。）這屆台灣去的學者甚多，只有我提報論文。第四屆 1995 年 8 月在蘭州召開，提報論文〈從加嶺傳奇試探藏族庶民之漢地印象〉。（《加嶺傳奇》是格薩爾王傳較常說唱的一部，加即加那，指漢地；嶺即格薩爾王之嶺國。）以上兩篇論文分別收入趙秉禮先生編《格薩爾學集成》第 4 卷、第 5 卷。2008 年西藏暴動，加嶺一文經過增補，在《世新人文社會學報》第 10 期（2009）正式發表。

辭書學

當我決定離開國防醫學院生物形態系時（1974），原計劃到台視當編劇（那時已是特約編劇），或回中學教書。家嫂的弟弟許瑞星，淡大物理系畢業，在科學月刊社幫忙，介紹我和當時的總編輯劉源俊教授認識，於是放棄當編劇或回去教中學的念頭，1974 年 9 月到科月當副總編輯。對科月的理想主義心嚮往之，是我參與科月的主要原因。這偶然的一步，使我和出版界結下不解之緣。

從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，我負責環華出版公司編務，蒙董事長石資民先生支持，曾主編過兩部大型工具書——《環華百科全書》和《百科大辭典》。經由分析幾種世界聞名的百科全書，以及將近 5 年的實踐，我成為台灣少數對百科全書學有基本認知的人之一。

《環華百科全書》的銷路甚佳，但環華於 1984 年春結束營業。圖書直銷公司仰仗業務員推銷，產品賣相好，業務員的人數就多，銷售時間就短。產品賣相不好，業務員就會流失，公司必須推出新產品補救。直銷的好處是不需仰仗媒體和暢銷作家，並有機會迅速累聚資本，壞處是無可避免的會陷入薛西弗斯困境，這是直銷圖書公司無法維持長久的主要原因。

科學教育館館長陳石貝先生得知環華結束營業的消息，立即打電給我，約 10 分鐘後來到我的辦公室，要我到科教館工作，我滿懷感激，不過向陳館長申明，我們正在編的《百科大辭典》已有人接手，必須等到編竣、出版，才能到科教館報到。陳館長問要多久，我說大約還要 8 個月，他說沒問題。臨走，他握著我的手，握得很緊，他那誠摯的眼神，至今記憶猶新。

《百科大辭典》出版後，隔年春到科教館任副研究員。陳館長比我大十歲，待我如兄弟，是對我最好的一位長官。1987 年春，陳館長開始積極推動遷館工作，呈報教育部的第一份報告就是起草的。教育部派人前來聽取簡報，緊接著同意科教館遷到士林。館長讓我草擬遷建計畫，撰寫這麼大的計畫不能不徵詢國內外相關公司，若干商人暗示將給我好處，我開始覺得這事不單純！

隨著遷建計畫密鑼緊鼓，館長畀予的遷建任務愈來愈重，我的去意愈來愈強，但想到館長的知遇，又為之踟躕。一天和內人商量，她想了想說：「你這個人不懂得自保，

我看就離開吧。」我說會對不起館長，她說：「等涉入深了再離開，就更對不起了。」1988 年秋，我推說要就近照顧先父，辭去科教館的工作，到居家附近的錦繡出版公司上班。

1989 年秋，和董事長許鐘榮等赴北京，拜訪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」，我受邀演講，結識該社副總編輯、百科全書權威學者金常委先生。金先生介紹我加入中國辭書學會，出席過兩屆年會，各發表一篇論文。蒙上海辭書出版社總編輯鮑克怡女士不棄，將兩文刊登《辭書研究》。當時我對文史論文的體式還不大能掌握，鮑總編輯對我說：「言之有物最重要」。

這兩篇論文，一篇是〈談百科全書的客觀性〉(1990)，以《大英》、《大美》等百科全書為參照點，以曲筆指出，大陸的百科全書不夠客觀，因而影響其價值。一篇是〈台灣百科全書事業的困境及其因應之道〉(1991)，探討台灣百科全書事業未能成長茁壯的原因，並提出間接進入大陸市場的構想。此文具操作性，可惜未能取得實踐的機會。

民間宗教和民間文學

我積極探索學問(包括民間宗教和民間文學)是 1990 年以後的事，個中原因必須從頭說起，才能釐清其來龍去脈。

1984 年春環華倒閉，先是陳石貝館長伸出援手，隔了約一週，又接到錦繡文化企業董事長許鐘榮先生的電話，說要前來拜訪。約一小時後，許先生來了，外頭正下著傾盆大雨，時值中午，我請工讀生冒雨去買了兩個便當，在我那間小辦公室邊吃邊聊。這是我第一次和許先生見面，他頗擅言詞，一再說，我是他進入出版界的引路人，聽說環華倒閉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。

許先生要我到錦繡工作，我說已答應科教館了，但我想起那些老幹部，就直率地請許先生幫忙，他略無考慮地答應。許先生得知我一時還不會到科教館報到，就說：「這樣吧，沒到科教館之前，你來半天，有事顧問一下，沒事就來聊天，我看就這樣吧。」

(其實我和許先生結緣甚早，1977 年我負責自然科學文化公司——後改組為環華出版公司——編務，另協助陳國成教授創辦《自然》雜誌，其時許先生任職中研院動物所，他因投稿《自然》和我書信來往。一天，許先生來電詢問出版好不好做？我說出版不好做，但幾十萬元就可起動，可說是需求資金最少的製造業。那時許先生一心想自己創業，我的幾句話觸動了他的靈感，幾星期後就辭去中研院助理研究員，到出版社上班，一俟熟諳編務和業務，就創立了錦繡。環華倒閉時，錦繡已是台灣排名第三的圖書直銷公司。)

許先生到訪後，我上午到永康街辦公室處理《百科大辭典》，下午到錦繡，領著一群編輯編寫套書《放眼中國》(後來取得銷售數萬套的佳績)，下班再回永康街苦幹。那段為《百科大辭典》和夥伴們共同奮鬥的日子，當真有血有淚，回想起來仍激動不已。

1984 年底《百科大辭典》的工作結束，1985 年春到科教館工作，1988 年秋轉往錦繡任職。在這之前，我是錦繡的兼任顧問，從客卿變成職員，主客觀都不一樣了。我漸漸地發現，許先生對出版抓得很緊。他有浪漫的一面，如果行有餘力，出版並非全是為了錢財，有時更重視自我實現。換句話說，他只編自己想編的書，哪怕是明知賠錢也在

所不惜，但不會讓人借助公司的人力、物力，實現其理想。我對人的觀察較為遲鈍，在錦繡專任約 3 年後，才看清這個事實。

回顧我的業餘學術探索，從辭書學到西藏文學、民間宗教、民間文學和科學史，起源或許很早，但寫作學術論文全都是 1990 年代開始的。並非這時才瓜熟蒂落，而是客觀環境使然。其一，主編名山事業的機會無望，只好找些事來填補失落。其二，政府開放兩岸往還，經常受邀出席研討會（藉機到不容易去的地方旅遊），爲了弄張入場券，必須寫作論文（爲了面子，不能不認真寫）。其三，這時文學之夢已經覺醒，就做點不大需要才情的學術工作吧。

話題回到民間宗教和民間文學。我研究民間宗教和民間文學從善書入手。1979 年爲了撰寫《環華百科全書》的民間宗教條目，開始接觸善書，很快的就成爲業餘興趣，到編輯《百科大辭典》時，已從神壇、廟宇或施送處收集到大量善書，又從古董店和舊書店搜購到若干日據時期刊刻的線裝善書。善書等民間宗教文獻，圖書館和藏書家極少度藏，我是少數收藏者之一。

收藏、閱讀善書，難免會有些心得。環華期間，除了撰寫兩部工具書的「善書」條（及其他民間宗教條目），還寫成兩篇論述：〈影響最多中國人的讀物——善書〉（原署「善書淺探」），（《人與社會》復刊 1 卷 1 期，1982 年）、〈得聞是經，其道欣榮〉（原署「民間的善書」）（《時報雜誌》1983 年某期）。任職科教館期間，應邀到「弘化宗教文化講座」演講，講稿〈民間的善書〉刊《宗教世界》第 9 卷第 1 期（1987），這篇講稿雖非學術著作，卻提出一些頗具洞識的看法。

1992 年春，「第六屆國際中國科學史研討會」在杭州召開，爲了一遊西湖，我以論文〈善書與醫療衛生〉與會，同年底刊登《思與言》第 30 卷第 4 期（1992 年 12 月）。這是我的第一篇合乎文史論文規範的論文，也是第一篇跨學科的論文，在我的業餘學術探索上，具有承先啓後的地位。

1993 年底，蒙漢光負責人老友宋定西先生協助，出版《台灣善書小說選》，爲民間文學研究開闢一扇新窗。這本書起意甚早，在「弘化宗教文化講座」的那次演講（1987），就曾公開聲明「很想找出幾十篇，集成一本集子，叫做《善書中的短篇小說》。」不過真正著手編選，是 1993 年春節的事。

早在 1982 年寫作長文〈影響最多中國人的讀物——善書〉時，就發現仙佛降鸞、以第一人稱述說因果故事，在中國小說史上有其不尋常意義。論者咸認，國人以第一人稱寫作小說始自清末，降鸞故事證明這種說法並不正確。我將仙佛降鸞所說的故事特稱「善書小說」。日據時代台灣發展出篇幅較長的善書小說，其體式類似話本。這種類似話本的善書小說，雖非口耳相傳，卻是民間文人的集體創作，具有濃厚的民間文學性格。

《台灣善書小說選》出版後，宋定西先生送我 150 冊，用來廣贈有緣。其中一冊送給一位文大中研所畢業的女同事，她拿去給以研究民間文學著稱的金榮華教授看，金教授約我見面，並邀我出席文大所舉辦民間文學研討會，爲此草成〈善書歌謠初探〉，後刊《國家圖書館館刊》（1996 年第 1 期）。

兩年後又在館刊發表〈晚清寶卷玉露金盤刊刻探微〉（1998 年第 1 期），這是我的最後一篇民間宗教和民間文學論文。2000 年發表的〈通書玉匣記周公解夢全書初探〉，

和 1993 年的〈善書與醫療衛生〉一樣，寫作動機已不純然是民間宗教和民間文學。

科普

我參與《科學月刊》之前，已有些科普作品。參與科月翌年，出版《生命》（科學月刊社，1975），允為個人科普代表作。其後參與多種科普刊物，更在《中央日報》、《聯合報》、《民生報》、《中國時報》、《國語日報》和多種期刊寫過科普專欄。1983 年，在科月為文呼籲，以科普取代當時習用的通俗科學，當為科普一詞引入台灣之始。

至於科普研究，1970 年代就探討過，但大多淺嘗即止。在《新書月刊》（1984 年 8 月號）發表的〈光復以來的科學普及刊物〉，算是個人的第一篇科普研究方面的文章。2006 年，大陸創辦《科普研究》，應邀介紹台灣科普刊物概況，於是更新舊作，而成〈台灣綜合科普刊物概述〉。2008 年，再經增補改寫，而成〈台灣綜合科普刊物之回顧與展望〉，刊《國家圖書館館訊》。

2008 年 5 月，赴福州出席「第一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」，發表論文〈吳稚暉科普小說上下古今談淺探〉，蒙劉鈍先生協助，同年 8 月刊《科學文化評論》5 卷 5 期。2009 年在科月開闢「科普小識」專欄，同年 4 月發表〈談兒童科普寫作〉，內容體用完備，只要改成論文格式，就是篇學術論文。2009 年 8 月，赴漳州出席「第二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」，發表論文〈蒙書《三字經》、《幼學瓊林》之科教意涵〉，刊本會學刊第 15 期。2010 年 5 月，又因參加「第三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」，撰成論文〈試論科普讀物的層級與評量〉，刊《科學文化評論》7 卷 4 期（2010 年）。2010 年 11 月 20 日出席在交大召開的「理想·啓蒙·奉獻——科學月刊在台灣」學術研討會，撰成論文〈科月創刊前台灣綜合科普刊物考察〉，針對 1950 年代創刊的兩份科普刊物——《大眾科學》和《科學教育》作廣泛、深入的探討。2010 年 12 月初，將《大眾科學》部份析出，而成〈台灣第一份科普刊物《大眾科學》考察〉，將刊《科普研究》2011 年 2 月號。

科學史

我涉足科技史始自 1970 年代中葉。1981 年，中研院籌組「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」，我是創會委員之一。創會的前十幾年，我只寫些雜文和論述，包括跡近論文的論述〈民國十年至三十八年的生物學〉（《科學月刊》1981 年 2 月號），但沒寫過正規科學史論文。

1988 年，政府開放兩岸往還，台灣和大陸的科學史界開始交流。1993 年，「第六屆國際中國科學史研討會」在杭州召開，我寫成論文〈善書與醫療衛生〉。當時我的治學興趣仍著力於民間善書，這篇論文可說是善書研究的邊際收穫。

1995 年初，收到北京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邀請函，邀我參加翌年元月在深圳召開的「第七屆國際中國科學史研討會」。我對深圳毫無興趣，把邀請函扔在一邊，根本沒有參加的念頭。就在這年夏，委員會理事長發給委員們一封信，詢問大家的意願，這事引起我極大的震撼，心想：自己一向反對尸位素餐，怎麼做起尸位素餐的事！當下發心，好好寫篇論文，參加深圳會議；如寫不成，就退出委員會，不再當掛名委員。

既然決定寫篇論文，要寫什麼好呢？尋尋覓覓，在直觀的引導下，最後將目標鎖定

在科技插圖的問題上，題目暫定為「我國古代科技插圖的缺失」，開始思索。這個題目雖說出於直觀，其實仍有背景可尋。1981 年 3 月或 4 月的某一天，在《少年科學》和《大眾科學》的聯合編委會上，陳勝崑醫師帶給我一份影印的資料，那是一位留美學生的碩士論文。從這篇用英文寫作的論文中，才知道我國古代只有兩種解剖圖譜，那就是宋代的《歐希範五臟圖》和《存真圖中圖》。雖然這兩種圖譜早已失傳，但因廣為中、日醫書引用，所以至今仍可窺其面貌。

看完那篇論文，我寫了一篇通俗文章〈我國古代解剖學的沿革〉，文中有這樣一段話：「步入 16 世紀，文藝復興已進入高潮，各種學問都漸漸孕育成形，解剖學就在這時奠下基礎。西元 1510 年前後，大畫家達文西為研究人體美，曾解剖過數十具男女屍體。他解剖時所作的圖稿，可以看出解剖學和繪畫間的關係。我國繪畫不重明暗透視，層次一複雜，就無法表現出來。《歐希範五臟圖》、《存真圖中圖》之所以粗枝大葉、層次不分，原因大概就在此吧？」

當年的一點朦朧見解化為潛意識，當我搜盡枯腸尋找題目時，潛意識陡然躍出，論文題目就這麼決定了。然而，我雖然看出傳統科技插圖的缺失，也看出西方科技插圖的優勢所在，卻苦於缺乏參考資料。1995 年 9 月某一天，科學月刊開社委會，會後搭洪萬生的便車回家，我向萬生兄提起深圳會議及論文題目的事，萬生兄說：「你抓到好題目了！」又主動要找一篇在美留學時所看過的文章給我。萬生兄翻箱倒櫃找出的文章——*The Involvement of Artists in Renaissance Science*（藝術家對文藝復興時期科學的貢獻），是我寫成那篇論文的關鍵。

1995 年 11 月中旬收到萬生兄寄來的那篇文章，看完後決定以文藝復興時期的兩部劃時代插圖科技書作為參照點，並將題目改為〈以文藝復興時期事例試論我國傳統科技插圖之缺失〉。12 月初動筆，12 月 20 日殺青，打印完畢，剛好趕上 1996 年 1 月 16 日的深圳會議。

這篇論文讓人感到新奇，也讓我有了自信。深圳歸來，決定參加該年 3 月底科學史委員會舉辦的「第四屆科學史研討會」，臨時擬了個題目——〈我國古代繪畫中的域外動物〉，開始四處觀覽畫冊，結果除了寫成那篇應急的論文，還觀察到許多有趣的現象。

第四屆科學史研討會結束後，我在業餘治學上做了重大抉擇：放棄探索多年的民間宗教、民間文學和西藏文學，專心致力科學史。從 1994 年起，因編輯美術書，開始較認真的研讀美術史，這時對美術史已稍有認識，因緣和合，開啓了科技史與美術史會通的道路。

爲了鞭策自己繼續探索下去，徵得《科學月刊》總編輯郭中一教授同意，在科月闢了一個專欄「畫說科學史」，從 1996 年 7 月到 1997 年 6 月，連續發表 12 篇通俗論述，後來又加寫兩篇。這 14 篇論述，兩篇由論文改寫而成（先有論文），另 12 篇大多已改寫成論文，或衍生出其他論述或論文。

2007 年秋，我將科技史與美術史會通的部份輯為《畫說科學》，其餘部份連同早期作品輯為《科技史小識》，兩書 2008 年出版。在我的幾十種書中，大概只有《畫說科學》和《台灣善書小說選》可以留下點痕跡。

我不是專業學者，在治學上只好揚長避短。我的「長」是常識駁雜，洞識力較強，

「短」是讀書不多，學殖不夠深厚，因此儘量做些文獻較少，或跨學科的題目，或大陸學者不便做的題目。這十幾年來，一直依循這幾個原則探索學問。

從 1996 年至今，已發表科學史論文近 30 篇（含橫跨其他類別的論文）。至於一般論述，有多少篇沒統計過，估計在百篇以上。另值得一提的是：1997 年 12 月 3 日，發起成立科學史社團（現稱中華科技史學會），每月集會一次，至今已滿 13 年，所發行會刊已至第 15 期。追本溯源，這一切都是從 1996 年的那篇關鍵性論文開始的。

從 1996 年致力探索科學史，一路走來多虧一些朋友協助，大陸的王揚宗、艾素珍、朱敬、江曉原、李國強、汪子春、宋正海、林文照、康小青、曾雄生、羅桂環、劉鈍等，台灣的王道還、王耀庭、朱文艾、李學勇、洪文慶、洪萬生、郝俠遂、黃一農、張嘉芳、楊蘇之、劉昭民、劉君燦、劉廣定等，無不惠我良多。

以下列出 1990 年代以降的業餘學術探索成果，野人獻曝，知我者必能諒我。

學術論文一覽

辭書學

1. 談百科全書的客觀性，《辭書研究》（上海），某卷某期，頁 14-19，1990 年
2. 台灣百科全書事業的困境及其因應之道，《辭書研究》（上海），某卷某期，頁 59-67，1991 年

西藏文學

1. 取雪山水晶國的科幻性想像，《格薩爾學集成》（蘭州），第 4 卷，頁 2938-2943，1994 年。
2. 從加嶺傳奇試探藏族庶民之漢地印象，《格薩爾學集成》（蘭州），第 5 卷，頁 3302-3308，1997 年。（經過增補，刊《世新人文社會學報》第 10 期，頁 1-15，2009 年）。

民間宗教暨民間文學

1. 善書與醫療衛生，《思與言》第 30 卷第 4 期，頁 207-236，1992 年。
2. 從傳奇、話本到善書小說，《台灣善書小說選》導言，頁 9-19，1993 年。
3. 善書歌謠初探，《國家圖書館館刊》民國 85 年第 1 期，頁 83-99，1996 年。
4. 晚清寶卷玉露金盤刊刻探微，《國家圖書館館刊》民國 87 年第 1 期，頁 53-59，1998 年。
5. 通書玉匣記周公解夢全書初探，《中華科技史同好會會刊》第 1 卷第 1 期，頁 41-45，2000 年。

科普

1. 光復以來的科學普及刊物，《新書月刊》第 11 期，頁 53-55，1984 年。經更新，而成台灣綜合科普刊物概述，《科普研究》（北京）1 卷 1 期，頁 33-40，2006 年。再經增補改寫，而成「台灣綜合科普刊物之回顧與展望」，《國家圖書館館訊》民國 97 年第 1 期，頁 3-8，2008 年。

2. 吳稚暉科普小說上下古今談淺探，《科學文化評論》（北京）第 5 卷第 5 期，頁 60-70，2008 年。
3. 試論科普讀物的層級與評量，《科學文化評論》（北京）第 7 卷第 4 期，頁 110-118，2010 年。
4. 蒙書三字經與幼學瓊林之科教意涵，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》第 15 期，頁 13-19，2010 年 12 月。
5. 科月創刊前台灣綜合科普刊物考察（因參加「理想·啟蒙·奉獻——科學月刊在台灣學術研討會」而作）。
6. 台灣第一份科普刊物《大眾科學》考察（由前文析出《大眾科學》部份），將刊《科普研究》2011 年 2 月號

科學史

1. 以文藝復興時期事例試論我國科技插圖之缺失，《科學史通訊》第 14 期，頁 52-62，1995 年。（延至 1966 年 4 月出刊）
2. 閻立本職貢圖之動物學考釋《國家圖書館館刊》民國 85 年第 2 期，頁 89-96，1996 年。
3. 蔡元培留德前所閱西學科學圖書，《科學史通訊》第 15 期，頁 16-21，1996 年。
4. 開元七年拂菻貢羚羊解，《國家圖書館館刊》民國 86 年第 2 期，頁 229-233，1997 年。
5. 我國古代繪畫中的域外動物，《中國科技史料》（北京）第 17 卷第 3 期，頁 84-92，1996 年。
6. 殷商畜牛聖水牛形態管窺，《科學史通訊》第 16 期，頁 17-22，1997 年。
7. 徐文長精神疾患辨證，《科學史通訊》第 17 期，頁 42-48，1998 年。
8. 殷商畜牛考，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（北京）第 17 卷第 4 期，頁 365-369，1998 年。
9. 甲骨文牛字解，《科學史通訊》第 18 期，頁 5-8，1998 年。
10. 清代台灣方志含羞草資料載錄，《中華科技史同好會會刊》第 1 卷第 2 期，2000 年。
11. 狻猊、師子二詞東傳試探，《中國科技史料》（北京）第 22 卷第 4 期，頁 363-367，2001 年。
12. 台灣土著所植芋頭及其影響，《第五屆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西昌），頁 97-100，2002 年。
13. 商西周牛形雕塑物種考釋，《中華科技史同好會會刊》第 6 期，頁 23-25，2002 年。
14. 宣和畫譜著錄拂菻圖考略，《淡江史學》第 13 期，頁 229-235，2002 年。
15. 雷煥章咒試釋補遺，《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》第 7 期，頁 1-9，2004 年。
16. 永樂十二年榜葛刺貢麒麟之起因與影響，《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》第 8 期，頁 66-72，2005 年。
17. 瀛涯勝覽所記動物初考，《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》第 24 期，頁 9-16，2005 年。（該文另刊《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》第 9 期，頁 5-13，2006 年。）
18. 鄭和下西洋與麒麟貢，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第 25 卷第 4 期，頁 311-319，2006 年。
19. 放大鏡與微藝術之關聯初探（與張東揚合著），《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》第 10 期，頁 23-28，2006 年。

20. 點石齋畫報醫疫奇效釋解，《中國科學史雜誌》第 29 卷第 1 期，頁 67-72，2008 年。
21. 中國古代繪畫水磨圖考察，《世新人文社會學報》第 9 期，頁 1-12，2008 年。
22. 朱洗與無政府主義——為生物學家朱洗傳記補遺，《科學文化評論》（北京）第 5 卷第 3 期，頁 21-34，2008 年。（刊出時略經刪改，原版刊《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》第 12 期，頁 25-38，2008）。
23. 傅世麒麟圖考察初稿，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》第 13 期，頁 38-44，2009 年。
24. 朱洗生物的進化出版與改版經緯，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》第 14 期，頁 9-21，2010 年 7 月。

附 白

本文開篇就說，我在「專業」時期學術上交了白卷。一個「業餘」都能做出點成績的人，何以「專業」卻做不出東西？

前面說過，我是 1966 年大學畢業的，實習一年、服役一年，1968 年秋成為國防醫學院生物形態系（生形系）的研究生。當時研究生的人數很少，一屆頂多 2 人。在生形系讀了兩年，留校當了一年助教、三年講師，後來沒走上專業生物學家的路，並非對生物學沒興趣，或學得不夠好，而是厭惡那個環境。

國防醫學院由林可勝一手創立。林是中國英美派醫學龍頭——北平協和醫學院的生理系主任。1937 年抗戰軍興，林在漢口成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，南下的協和醫護人員幾乎全部參加。1938 年，改稱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，1939 年總部遷往貴陽圖雲關，1945 年改稱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，重要幹部幾乎都和協和有關。（參閱拙作：〈中國生理學之父——林可勝〉，《科學月刊》2002 年 2 月號。）

抗戰勝利，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遷到上海，戰時遷往貴州安順的軍醫學校（屬德日派）也遷到上海。這時林可勝任軍醫署長，他將訓練所和軍醫學校合併，成立國防醫學院（1947 年 6 月）。為了鎮得住人事，他自兼院長，原軍醫學校校長張健和訓練所主任盧致德（林的學生）擔任副院長。軍醫學校創立於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有其悠久歷史，和一臨時編組的訓練所合併，並為其凌越，其反彈可想而知。合併使得軍醫學校的教授大多掛冠求去，訓練所的人馬掌控了全局。1949 年 2-5 月，國防醫學院分三批遷台，同年 6 月，林可勝辭去院長（赴美），由盧致德繼任，我在生形系時，院長仍是盧致德。

我當研究生時，生形系有 5 位教授：梁序穆、許織雲、毛壽先、張鍵官（軍職）、鄭尙武（解剖部負責人）；一位副教授：于迺文；5 位講師：劉五榮（系出軍醫學校，在解剖部）、吳午龍（軍職）、周維中（軍職）、楊世芳（軍職）、邱欽源。只有梁序穆和許織雲夫婦系出林可勝的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。

梁出身山東大學生物系，太平洋戰爭爆發前，在協和醫學院當助教。許出身燕京大學生物研究所，美日開戰後，和梁連袂潛往後方投效林可勝。勝利後，兩人先後赴美取得博士學位。我在生形系時，訓練所系（也可說是協和系）的老主任，大多因年邁退到第二線；梁、許這對夫妻檔稍微年輕，不動如山如故。系裡如有兩名研究生，夫妻各分一名，只有一名就分給妻子，其他教授無緣分到研究生。我們那屆收兩名，我被分給梁，但不論跟先生或跟妻子，主要是妻子授課。

梁儀表堂堂，當時擔任國科會生物處處長（更早以前還當過中研院動物所所長），除了長於酬酢、英語流利，跟了他六年，仍不知其學問如何。許英文極好，做實驗胚胎學，治學認真，講課清晰，深受學生敬重。許處事有法，代替先生處理系務，是名副其實的老闆娘，我們背地也這樣稱呼她。

梁的博士論文和皮膚、毛髮有關，我的論文也就離不開「皮毛」。1964 年英國的 Bullough 從表皮中找到抑制表皮細胞分裂的抑制物，取名 chalone（抑素）。1968 年進一步發現 chalone 是一種具有組織專一性、不具物種專一性的蛋白質。久已不做研究的梁耳食到這則新聞，要我抽取大鼠的皮膚蛋白質（是 total protein，不是分離的 chalone），注射到小鼠的皮下，看看會不會影響小鼠皮膚的細胞分裂。我直言道：「打進去異物，哪會不影響細胞分裂！」梁很不高興，說我畏難，只好硬著頭皮去做。這篇碩士論文的數據十分完美，卻是我這一生所做的最沒意義的一篇論文！

靠著一篇沒意義的論文，我成為助教，一年後成為講師。學校規定，助教、講師不能獨立做研究，理論上我可以跟隨任何一位教授或副教授，事實上卻只能跟隨梁！我不願再做碩士論文般的論文，就不做研究，把精神用到教學上，但教學不受重視，為之苦惱不已。有次和生化系的馮憲文教授聊天，談到一個問題時，我忽發奇想，說：「我可以幫你證明。」馮教授稱贊我頭腦靈活，連說：「我們來合作吧。」我去徵詢梁主任，他氣得顫聲說：「我們把你培養出來，想不到會吃裡扒外！」

梁主任夫婦都出身世家，那一輩的世家子弟不官僚者幾希。在國防醫學院那六年，一些軍職老師和我們這些平民子弟反而較為接近。那些老協和總是趾高氣揚、自命不凡。我盡量不和主任夫婦來往，年節也不往他們家走動，他們就說我不懂禮貌。從高中就崇尚自由主義、並自命是自由主義者的我，愈來愈不能忍受。

1974 年夏，我下定決心辭職，教務長蔡作雍知道了，勸我忍耐，說：「你才三十出頭，不能等嗎？」意思是再過幾年梁就退休了。（蔡是本校畢業的，後來成為院長、中研院院士。）同系的鄭尚武教授問我：「他們夫婦對你不好嗎？」我回答：「沒什麼好，也沒什麼特別不好。」「那麼為什麼要走？」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：「不喜歡跟他們。」鄭教授忍不住笑了：「你喜歡不喜歡主管不重要，主管喜歡你才重要，老弟，以後你會明白的。」我沒聽勸，遞上辭呈，主任不准，僵持了約一個月，把我叫去，他那氣急敗壞的神情至今記憶猶新。

「我告訴你！」主任氣得發抖，用菸斗猛敲桌子：「你是學生物的，除了教書、做研究，你還能做什麼？你以後別想在生物、醫學界混！」

就這樣，我空著手離開國防醫學院，在生形系待了六年，竟然沒發表過一篇論文！此後憑著自己的能力，在人海中奮鬥，幾十年來做了很多事，出了很多書，寫了很多文章——包括近 40 篇論文，這恐怕不是斗筭之輩始料所及的。（2010/0210）

收件日期：2010 年 2 月 15 日

定稿日期：2010 年 11 月 2 日